

第三名 鄭博元

個人簡介：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四年級

出生於豐原，現就讀臺灣大學中文系四年級，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、臺大文學獎、師大紅樓文學獎等。

和睦家

爺，你在看什麼？

大半夜的，搞什麼東西，真教人害怕，這點小事應該嚇唬不了我的，但是爺忽然抬起頭，翻開眼皮，眼珠上吊著，我醒了，一粒一粒的疙瘩爬上背。

斜對角的老頭在動，他在床上扭來扭去。是抽蓄嗎？我聽到呻吟，在暗夜裡，一點風吹草動都讓我感覺不對勁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醒著，眼睛半張，看起來很不舒服，但他媽這景象讓我更不舒服。他的右腳從包裹好的棉被裡伸出來，起先是左右搖晃掙扎，脫離棉被之後，那腿好像不是長在他腿上一樣，忽然竄出神力飛踢，差點就要把小腿給甩飛了。

爺的視線在飄，我就這樣隨著他的視線來回移動，看他一眼，再盯著幾公尺外的空氣一眼，搜索他眼神停在哪裡，但每當我轉回來，他的注目又跑走了，他在找什麼，我真希望他立刻閉上眼睛睡覺。

對面老頭的叫聲越來越淒厲，被子有一半都被擠到床邊，露出尿布跟瘦得跟竹竿一樣的另一條腿，長滿了深色斑點，他咳得好用力，肺聽起來爬滿濃痰。他啞著嗓子喊著，叫伊來，叫伊來……

回頭看爺，他的眼裡沒有神，我大起膽子慢慢靠近他的臉，我想看清楚他的眼神，但他的視線一直被拉走，我想叫醒他，但萬一把他的魂魄給叫出來怎麼辦。要命，我才來顧一個晚上，這種事怎麼偏偏被我遇上？

背脊一陣涼，各種醫院鬼片的劇情像迴光記憶閃過我的腦海。爺爺眼神忽然空掉、黑掉、爆青筋、拿刀砍我，咬斷我的頸動脈，或是走廊微弱的黃光熄掉，殺人魔開始大開殺戒。會不會？

不管了。拍爺的肩，我擋住他的視線，他的眼睛眨了一下，閃過一個極小的人影，這裡太暗看不清楚，他的瞳孔黑濁濁的，沒有聚焦，他的魂不在這，眼珠子往我身後飄，好像在等著誰來。

他不動，我捏捏他的肩，他的脖子軟下來，垂到枕上，又回夢鄉。恐怖片的畫面都沒發生，好險沒有，畢竟他是我爺爺。

我的胃發出聲音，那是脹氣，整晚嗝個不停，一堆氣從肚子裡蹦出來，嗝出來很暢快，但有時候挾帶一些酸酸的汁液就怪噁心的。去看腸胃科，醫生說我壓力大，屁，哪有什麼壓力，他說隱性壓力也是壓力。每天深夜到清晨，我的身體開始擠壓腔室，氣體全部輾出腸胃，有時候狂嗝八九次，以為已經清空，不到五秒下一個又來，一波長似一波，持續惡化。

天亮終於可以回家。

守了整夜，跨上機車那刻有點迷茫，一時間忘了要幹什麼。找鑰匙，插鑰匙，啟動。好像過了很久很久，終於回來，家裡好冷，穿上厚襪子倒頭就睡。

我在下午醒來，發現家裡一個人都沒有。

快要半夜十一點才聽到樓下老媽的引擎聲，堆滿笑意地上樓，她今天八成又去打針了。

她最近迷上打針，我不知道她的腰到底有多痛，痛到要搭兩個小時的火車到北部一間郊區診所打針，他們會一夥人，阿伯阿姨老公太太組隊北上去看醫生，然後在診所門口等五、六個小時，就為了一根神奇的針，再風塵僕僕回家，有病。

枯等一整天換幾根針，哪裡划算了？老媽聽見我不客氣的嘲笑，也沒說什麼，她幫我下了兩球麵當宵夜，然後告訴我那醫生有多神，他們去了五次療程，治不了的問題好了大半，椎間盤突出、頭痛、腰痛、過敏、頻尿、異位性皮膚炎……什麼鬼的都可以治好，皮膚變好、精神變好、過敏消失。哇靠不就神醫？

「所以才要排那麼久啊！很多阿嬤一早就去排，傍晚才看到餛！」

「你看我現在這個腰完全都不會痛了，以前媽媽坐半小時就痛得要命」

那時候我還在念大學，她說腰痛，為了要去北部看病，就把工作辭掉了——做了二十年的工作欸，但她不後悔，她說她受夠了。椎間盤突出，還是骨刺？我忘了，是舊傷、是隱疾，那陣子她只要痛就整天躺著，如果出門痛起來，她就直接躺在路邊長椅，夠丟臉的，她怪我不懂她有多痛。沒救了，後來狂吃普拿疼，我很擔心她的肝爛掉。

但就是……快治好了，也許吧，至少每次從診所回來她都這麼說，而且心情就不錯，碎念少很多。她看了十多間醫院，中醫西醫密醫民俗療法樣樣都來，卻一點屁幫助也沒，她說過去的生活都枯燥到不像活著，上班、洗衣、煮飯、顧老人積勞成疾，像活死人，直到找到這個蓋世神醫，一切都不同了。

也好，她康復的話，就不會再逼我去顧爺爺了，媽的我又不是看護，而且多年來都是媽在照顧爺，每月付款、消耗品、儲值、急診、住院、治療、找臨時看護之類的，都是她在弄，憑什麼忽然落在我肩上？

吃完麵她又回到老話題，聽到開頭我就知道了，堂哥在四大會計事務所上班干我屁事？不等她鋪陳，我岔開話題，說明天要找朋友談事情（其實是打算窩在房間打英雄聯盟），可能很忙要出門，她臉一沉，但我推斷她今天剛完成療程心情不賴，應該很好商量，不鳥她，喝完，湯碗一丟水槽就上樓。

結果她就爆發了。

：都幾歲了怎麼還像個小孩子長不大，完全沒目標整天打電動到底在搞什麼？

：難不成要一直待在家裡一輩子嗎？年輕人怎麼一點自己的夢想都沒有。

：碗也不洗什麼都不會叫你去照顧爺爺一下就喊累！

是是是，老媽你說的都對。事實上也沒啥錯，不過我最恨的就是她講這麼多，就是要我去「找工作」，講出去不會被笑話的工作，但她就是絕口不提這三個字，大人都那麼虛偽嗎？

手機忽然 LINE LINE LINE 地叫，看病群組的訊息又來，她的臉色轉溫和，改走溫情攻勢：「不是媽要念你，現在社會那麼競爭，你沒有努力就沒有機會，你一個好好的年輕人整天喊厭世，什麼都不相信，以後該怎麼辦，以後也沒有人會相信你，沒有錢你就會餓死。」

好笑，沒人相信我我也沒差，他媽我也才不相信任何人，兩不相欠可以吧。要是有錢，我也想搬出去啊，比起待在這，我寧願去租房子跟女友住，天天打炮，而不是在這裡被你教訓，只可惜已經是前女友了，她在分手後用私訊瘋狂炸爛我的手機，傳了上百條訊息，全部都是幹你娘機掰一類的溫馨文字，問題是，交往前她乖得像隻聽話的貓，連說「屁啦」她都會嘟起嘴拍我說，壞壞。

這世界怎麼了，女友從天使變魔鬼，隔天就跟別人搞上。唉，女生都小看我了，他媽的我可是大英雄馬爾扎哈，在網咖奮勇殺敵，直接召喚虛靈虐爆對手，物理傷害破表，挽救整個局勢，守住我方的塔，解救全世界，隊友都我罩，閃現攻擊敵軍塔，直接 VICTORY，有時候會覺得召喚師峽谷就是我的全世界，下了線我就家徒四壁。生活面面夾擊，時局不利啊！

離題了，吃家裡、用家裡，拿人手短，只好聽老媽的話去陪爺復健。

*

爺的手臂沒力氣，一個小沙包也丟不出去，他能夠聽話握住這些七彩沙包就要偷笑了，女復健師的耐心彷彿永遠用不完，一次又一次，用甜甜的聲音教他，「阿公，安奈丟過去才對喔！」爺不是盯著牆，就是盯著我看，他早就不記得我是誰了，每次老媽或是阿嬤來看，永無止境地考他，指著我問這是誰這是誰？我都替他尷尬。他沒看就說，是大勇，大勇是叔叔的小名。爸的兄弟姊妹已經很久沒來了，這三年都靠媽一人獨撐。

他終於成功將一個綠色沙包的放進筒子裡，復健師拍手稱讚，但其實那是我剛剛幫他丟進去的。

復健師要我多跟爺說話，常給他刺激，免得退化。爺三年前的半夜在床前吐了，奶奶叫他去房間躺好就好，但要是真那麼躺著，爺可能就掰了，好在老媽跟我剛好回去，馬上開車上國道送到二十公里外的大醫院掛急診，結果嚴重腦出血病危，姑姑叔叔們都嚇壞了，在醫院哭。加護病房待了好久，開腦手術成功救回來，但他忘記所有的事，也不會走路了，就近讓他待在醫院附設的安養中心照護。大家有空就來看他，爺變成一隻呆頭鵝，他是為這些兒孫活著的了，叔叔們看著爺能活著很滿意，但他體內的靈光早就被老天給抽掉了。

重點是，爺把他的老婆也忘記了，每次問他記不記得奶奶，他用疑惑的眼神說不認識、不想念、不要回家，奶奶沒有表現出傷心，不過她後來就很少來了。

爺很可愛，比起其他床的老頭，他從不吵鬧，也不會亂罵人，只會笑，不用抽痰，不用安撫，而且彬彬有禮，看到人都會客套地點個頭，乖極了，長得又斯斯文文的，護士小姐都喜歡爺。

但老媽跟我說，爺打奶奶，年輕時候他們窮，孩子多，奶奶清晨燒材做早飯，火升不起來就被爺揍；小孩子被吵醒大哭，她就等著遭殃；奶奶生病不許看醫生，還要撐著病體替爺爺下山買東西。爺後來有了錢去大陸去韓國去泰國玩，一次都沒把奶奶帶著，婚禮喜宴也覺得帶奶奶丟臉。

奶奶不抱怨，爺是奶奶的天，她什麼大場面都沒見過都沒關係，就是個鄉下人知道那些做啥，爺就是她的全世界，有他就能天長地久。

爺被移到堆硬幣的關卡，他有興趣多了。

上周他又肺炎發燒送急診，昨天返院，狀況還不穩定，所以老媽要我來守夜，幹，我又要浪費一整天在這些老人堆裡了。老人有一種臭味，那是從體內發出的味道，我受不了。復健室裡一堆吵鬧的、失去記憶的老人，說被小孩偷錢的、吵著要回家的、以為自己才三十歲的老人，全散發著臭氣，人的身體走進衰老、腐敗的味道，大概就是這麼一回事。

回到樓上，爺的兩個室友，文生跟另一個不知道名字的，他們看起來都老得不得了，文生狀況比較差，常常要抽痰，他會唉唉叫，必要時還要戴氧氣罩，另一個也常咳嗽不止。走進病房，他們轉過來盯著我看，他們在等著喝五點的牛奶。

大胸部的越南看護把牛奶泡開，注入鼻胃管的管子裡，先是灌溫水開胃，再來牛奶，爺喝到快睡著。我跟她聊了兩句，只是想多看幾眼她一眼，和胸前那顆快要爆開的鈕扣，她一邊搖牛奶杯一邊對我笑，手晃動的頻率剛剛好，我的心也跟著她在盪，這是我整天最快樂的三分鐘了。

爺喝飽了，不用嘴巴就可以吃飽的感覺真怪，最無法想像的是，爺已經在這躺了三年多，一成不變橙色的房間，昏昏暗暗的，定時喝牛奶、兩天洗一次澡、剃頭、剪鼻毛、坐輪椅去復建、等人來看，然後活著，但是人沒了記憶、沒了信仰，還能活嗎？我很懷疑。

奶奶怎麼活？她的男人，她的神忽然就倒塌了，爺搬到這之後，她常跟我提到從前爺的事，怎麼對她壞，怎麼對她好，她沒有生氣或恨，她只是全部都記著，從十五歲到八十歲的每一件事。她說她晚上睡不著，不斷夢到以前，十八歲到八十歲的回憶全部勾作伙，醒來都是冷汗。

我幫爺戴上乒乓手套，綁在床邊，免得他把鼻胃管扯下來。他乖乖讓我綁了，摸他的頭，他打了飽嗝，我幫他擦掉眼角的目油，爺的眼睛有血絲，他看著我，慢慢閉上，又張開。「卡緊睏好麼？」我用手闔上他的眼睛，爺的呼吸聲不大，很輕，很均勻，我聞到一股酸味，爺飄著臭味，我去翻掛在旁邊的洗澡表，幹，已經三天多沒勾了，旁邊蓋了個餘額不足請加值的章，洗澡卡沒錢了就不幫忙洗？

睡著了，才六點他們都睡著了，文生的鼾聲很大，但爺好像一點也聽不見，睡得正甜。這個房間本來是四個人，爺旁邊的那個阿公不知道為什麼不見，他的個人用品都清空了，前天他還有對我微微笑呢，那張床暫時沒人補進來，空在那裡，護士把中間的簾子拉起來，不讓他們三個發現少了一個人了。

越南小護士走進來，身邊還有一個胖護士，越南妹妹看起來有點緊張，她眉頭鎖在一起的樣子太可愛，我有點受不了，有感覺。她對我笑，點了點頭，我識相地退到後面，她搓搓爺的肩膀和耳朵，「也爺窩悶來囉！」喇一聲拉上簾幕，我從簾子的縫隙偷看。

那是大便，還有爺爺的老二。媽啊，我從來沒看過爺的這玩意兒，他在我記憶裡一直是個嚴肅老人，忽然就這麼赤裸裸地在面前。他傻傻地笑，一點也不害羞，我卻替爺感到尷尬，爺的老二被可愛小護士看到，怪不好意思的。

快到半夜，我好困，坐著不舒服，脖子痠。趁著沒人，偷偷爬上隔壁床。護士都下班了，我把簾子拉起來，好像掉進洞穴，一下就睡著了。我聽見老媽的聲音，她好像很高興，還看到一個陌生的身影，是老爸，好多年沒看過他了，他去大陸開工廠之後就很少回家，我常聽到半夜老

媽在哭，老爸起初還都會打電話回家，後來就很少了。我管他，只要他有每個月匯錢回來就好。老媽跪在門口叫爸不要走，但爸沒理他，下個場景就在小時候常去的小兒科診所，是老媽，醫生在她背上打針，那針好大，像凶器，戳進她的身體時，裡頭那些像是鼻涕一樣黃綠色的濃稠液體都射進她的尾椎，我不知道，我想去阻止，但是護士拿手銬把我綁在旁邊，我怎麼吼老媽都聽不見。

有人來了，我張開眼睛。他的腳步聲踏得很輕，像是踮起腳尖走一樣，我從簾幕的縫隙往外瞄，太窄了看不見，只好偷偷撩起一點點，露出很小的縫，我很慢，怕外面的人發現我在這。我想起來，越南妹妹餵牛奶時跟我說過今晚醫院清潔，訪客不能留宿。

她戴著寬寬的帽子，披著袍子一樣的東西，她背對我，很小聲地呢喃著什麼，聲音漸漸變大，她在唱歌，我聽到一些像是南柯一夢、黃粱一夢的唱詞，忽然跪倒在地，對著爺對面的兩個老頭叫，阿公，阿公，汝緊走啊，麥予火燒著了，阿公。

袍子抖動，她好像在哭，我把簾子再拉開一點，那兩個老頭都安靜了，不再咳嗽，他們的雙眼忽然亮炯炯的，跟白天看到的時候完全兩樣，他們像著了迷一般，望著那女人，她的臉一直沒露出來，腰上有一圈黑色的帶子，還有手套。她從中間往前爬行，爬得慢極了，用台語哭著喊著，我足思念你啊，阿公，四隻腳在地上，她每次往前一些，就拜倒在地上，叩出很大的聲響，她靠近，跪在文生身旁，用力拉扯他的袖子，呼喚他，文生，文生。

手機電量莫名其妙打不開，我的尿快閃出來，身體好抖，簾子擋著我看不到爺。她對著文生唱起悲曲，手裡搖著鈴念念有詞，我不敢動，盡量呼吸得很輕，她背對我不知道做了什麼，跑出去時文生跟隔壁老頭已經都仰著頭目送她。

她又進來，我聽到鎖門的聲音。縫隙太大了，我退後了一點。她手上是四個塑膠碗，她像是要餵文生一樣，夾起飯粒到他嘴邊，又放回來。聽到她念著詞，主人主人，咱來呷飯用餐，來呷豆干保庇大家孫仔攏做一大一官；來呷發糕喔，你來甲箸頭，呼你子孫甲箸尾，大家大富貴，子孫發發大賺錢……

他們都露出心滿意足的表情，靈魂好像昇華到另一個空間，生死兩界的夾縫裡。她又把那些食物夾回碗裡，我不小心動了一下，她轉過來，盯著我的位置，黑暗中她應該看不到我，但她的眼神銳利，掃在我身上，像刀子要插進心臟，我屏住呼吸。

她又跪在地上了，呼喊爺，她說，今仔日……你就要離開我們，拋下我們這些無依的查某囡……

那女人現在跪在爺旁邊了，我被簾子擋著只能用聽的，金屬聲鏘鏘，是湯匙撈液體的聲音。幹，一瞬間我想扯開簾幕，跳下床推開胖女人，把她手上可怕的湯藥砸爛，操，她在餵爺喝什麼，爺那麼乖，他會全部喝光光，我最害怕的是，我真的不能動了，我被卡在床上，好像什麼鬼東

西壓著我一樣，腳趾頭麻掉，發硬，使不上力，我大吼，沒聲音，房間裡安靜地很詭異，只有湯匙敲牙齒的聲音，我知道了，床的主人來了，她知道我在這，李伯伯像巨石一樣重，她要他把我死死地壓在床上，我不能動了，我的手腳都不是我的，文生和另一個老頭像仰望著天一樣看著，他們的眼神好安詳，好寧靜。

我的脖子還能動，側著頭咬自己，痛，媽的，我想醒來，但除了痛，我什麼都感覺不到，隔著簾子，他還在我身邊嗎？眼淚一直流到下巴，滴在胸上鎖骨上，我想著爺像平常那樣客客氣氣地向陌生人點頭，喝下他們給的任何東西，還傻傻地笑，就停不下來，看不到，爺，我感覺不到你，好安靜，什麼聲音都沒有，她又開始念，餵他吃那些鬼東西，我哭不出聲，好冷，我的身體抖得厲害，但我要清醒著，我要把爺救出去。

*

喉嚨有一股氣體向上衝，醒來的時候，我的肚皮感覺鼓得不像話，坐起來，囁了快五分鐘還是很脹，我從會客室的沙發椅跳起來，陽光灑在身上。

爺呢？衝到走廊找爺的房間，是這間吧，文生還在睡，隔壁老頭搖頭晃腦，在做夢，我轉頭看爺，他不在。我跑到樓下櫃台問，爺呢？我的爺呢？你們把他帶到哪裡去？

越南妹嚇了一跳，她看了看日程表，跟我說送去洗澡了。

洗澡？洗你媽！洗澡卡沒錢了你們怎麼洗？媽的想要騙誰？

她哭了，進去找胖護士出來，這個老練的女人堆滿笑意，她說，「放心！弟弟，我們和睦家一定會把你阿公照顧得很好，卡沒錢當然是我們先墊啊，你看，我們照護的老人家都很開心，從來不抱怨，因為我們都很用心在顧啊！你今天怎麼那麼乖來看阿公？」

我說，幫我退房，我要把爺帶回家。她的臉整個垮掉，一秒後又迅速堆起微笑，問我到底怎麼回事？阿公很好地在洗澡房啊！

我氣壞了，她帶我到五樓洗澡房，一開門，爺被推出來，他躺在那裡，笑吟吟，看到我又跟我點了點頭，像平常那樣。她贏了，她得意地說，阿公，「誰來給汝看？是恁孫餒！」

我告訴她昨晚院內不對勁，有人灌藥在爺的嘴裡，一開口我就後悔了。她的臉上閃過一絲詭異的笑意，「怎麼可能？昨晚院內清潔，訪客都回去了，弟弟你是不是頭昏了記錯日子，而且護士小姐是在餵牛奶，絕對沒有問題，你想多了。」

她一張嘴講起來夠厲害的，把這裡講成了美好伊甸園，她就是上帝，就是造物主，我辯不過她。我說好吧那我要帶爺出院，爺不要住這鬼地方。

什麼鬼地方？弟弟你怎麼可以這樣汙衊我們和睦家，為什麼我們叫和睦家？我們院長的愛心全部被你糟蹋在地上，我在這裡服務二十多年了，我們用盡所有最好的資源，就是想要讓每個家庭都能和和諧諧，相親相愛，就算是原本感情不好的家庭，都因為來了這裡，阿公阿嬤都過上好日子，乖乖的，安安靜靜地不亂跑亂鬧，你們家屬也不會吵著說誰照顧、誰拿遺產、誰辦後事。我們自己過得也很辛苦欸，我們院長說「相信對的，不計較，不抱怨，就是可愛的人生」，弟弟你現在指控我們安養院，還要把爺爺帶走，你沒有他的證件怎麼辦出院我問你？這樣亂編故事說我們，你的心被世俗的灰塵蓋上了，知不知道，那麼年輕，回頭是岸啊！

一股酸水衝上喉頭，好險我及時壓低下巴，緩緩，把一口氣囁上來。好臭，都是嘔吐的味道，我又吞回去。下個瞬間就來不及了，逆流而上的胃液逼我張開嘴，喉嚨像在燒，全部化成碎碎的酸水花，噴在她的粉紅制服上。

幹，不會吧，怎麼辦？是做夢吧？

沒聲音，好像過了很久很久，我還站著，在原地。有人遞給我一個紙杯，裡面是溫溫的水。接過來，不小心碰到小護士的手，好細好滑，抬頭看進她的眼裡，她的瞳孔是褐色的，我看到裡面的我，她把我包進去了，她拍拍我的肩膀。

胖護士沒有爆炸，我看著她擦掉身上的嘔吐物，她抬起頭，看到我臉上的抱歉，慢慢走向我，擠出微笑，腳步輕地不得了，像踏在湖水上，一點漣漪也沒有。

沒事了，你喝點溫水暖暖身體，少吃冰的、甜的，不要想太多。

坐在爺的旁邊，他大著眼睛看我，摸他的額頭他的臉他的手，都還溫溫熱熱的，他還在。對我笑，點頭，像跟陌生人第一次見面，我靠在他耳邊小小聲說，「汝欲轉去麼？」他好像沒聽見一樣，盯著遠方的文生看。拍拍爺，他眼神又回到我身上，再問一次。他搖頭，想都沒想。

我沒生氣，爺一點也不讓人生氣，我忽然覺得好暈，他在這裡待著也挺好的，環境很好，很優閒自在，還有可愛的妹妹照顧他，爽到他了。大概是昨天睡太少的關係，腦袋搖搖晃晃，應該要回家了，我又回想起剛剛吐在胖護士身上，真的很不好意思，我為什麼跟她吵架？但好像也不重要了，這裡好暖和好安靜，有種想一直待在這的感覺，我把最後一口水喝完的時候，身體忽然都飄飄的，沒有力氣。

一時感覺不出來，這是舒服，還是難受？我要去尿尿，但走起路來使不上力。先小眯一下好了，但我又記得有要緊事情必須處理，是不是該回家啦？

越南妹妹撫摸我，她柔柔細細的小手完全不像一個成天勞碌的小護士，指頭修長，滑過我的臉頰和脖子，一陣麻癢感，我想抱住她，捏捏葡萄柚形狀的美好乳房，肌膚好嫩，我手指上的粗糙都好像要磨壞了她柔軟像小河流動的胸部，她把食指放到我的嘴邊，我自然地吸吮，她的味道像某種讓人搖晃的香氣，會讓人迷航的壞。

好像不對，有苦味，推開她，我是不是茫啦？一想到她的小手可是摸過無數老人的口水尿糞便，還有老二，我就不行了，那是雙摩擦過爺的老二的手啊，眼前太亮了，像曝光開到最高，所有光都吸進光圈，白的亮的，逼我閉上眼。

有人點點我，是胖護士。弟弟你忘記簽訪客登記表了，來補簽一下。板子拿很近我才看得清楚，手實在沒力，看到框框我就胡亂簽一通。胖護士牽我到一個房間休息，坐在我旁邊，我婉拒她說，不用沒關係，我該走了，我媽在家等我。但我的身體順從地躺下了，

她說她打給我媽了，老媽很擔心我狀況，她不在家，在看病。我沒有很喜歡胖護士，隱約感覺她是我的敵人，她講的每句話都柔和地像暖流，我好幾次差點就睡著。但我還是打起精神說，我得走了，我回家休息一下，下回再來陪爺復健。

她一直忽略我的話，好奇母親生了什麼病，跑那麼遠到北部看。我告訴她，是腰痛，血清治療，在北基隆的某條巷子裡。她說那間她知道，但很黑，要我把老媽轉來他們的醫院看，有很強的骨科權威。

哪裡不好？她說話了，但聲音變好小，我得聚精會神才勉強聽得到，聽覺像散掉了，只有很朦朧的詞進入耳洞：代理孕母、愛滋病、醫生、混血寶寶，什麼意思？聲音開始有了起伏，我聽見了，她說血清療法是騙人的，把你的血抽出來亂弄一通再打回去，你的病就好了，怎麼可能？而且啊，那個醫生很多醜聞……

後面又變氣音，好小聲，她不高興，要我叫老媽離開那個怪醫生來他們這。我真的該走了，床好軟，我拚了命抬起頭，捲起上半身，打斷她的話，我說我要回去了。她不理我，繼續說，說醫生迷惑那些傻傻的阿伯阿姨，從早到晚在診所外守候半天以上，每個月還要捐很多錢……我想下床，但是下半身動不了，我嚇到了，我是不是癱了？她停住，瞪著我，聲音甜滋滋地說，你先休息吧。食指輕輕一推我就倒在床上了，越南妹妹把我綁起來，我像爺一樣戴上手套在被鎖在床沿。

我掙扎想咬她，她卻在笑。我只剩嘴巴了，放開我，我他媽告死你們，到底想幹什麼？

笑聲轟頂，胖護士掏出一張紙，說，弟弟你已經簽了入院切結書，乖乖待著，我們會把你治好。

*

我逃出來了，在往基隆的區間快車上。什麼都沒帶，只好從車站圍欄的縫隙進去，老媽在兩百公里外等我，我必須趕快行動，這世界爛掉了，再晚就來不及，先救老媽，拿到爺的健保卡再火速回頭把爺保出來，所有人都著了魔，只有我還清醒，他們需要我拯救。

一出車站，彷彿置身荒野，什麼都沒有，找不到任何一家 7-11，只有零星的沒表情的叔叔阿姨走在路上，一路上越來越多，他們井然有序地沿著騎樓走，步伐一致，我跟在後面，節奏不對顯得很突兀。

走不快，從安養院一樓廁所窗戶爬出來的時候被玻璃劃傷了，走一走傷口又裂開。穿過一條又一條街，終於看到一個地方聚集不少人，我離開隊伍，越過在外頭排隊的爺爺奶奶，貼在玻璃窗上看，老媽在等候室的盡頭，我得挨過一堵堵人牆才能找到她。

我進去了，外頭的人和裡面的人都露出了不高興的表情，有人發出嘶嘶的聲音警告我，或指責我沒排隊，裡頭瀰漫著老朽腐敗的霉味，薰得我昏沉，跨過一些腳，老阿嬤的繡花鞋、輪椅裡的跛腳、男人的涼鞋、腳趾潰爛的拖鞋，差點被絆倒，我離老媽更近了，她在聊天，她快要看到我了。

媽，走吧我們回家。老媽抬起頭，好像已經等我很久一樣，指間夾著兩張單子。她什麼時候染了一頭棕髮，還捲捲的，很好看，像年輕了十歲，她多久沒去弄頭髮啦。

老媽頭上的報號燈亮到 307，她瞄了一眼，對我說，輪到你了。

「什麼我？」

「我幫你掛了急診，你太嚴重了，要趕快治療」，護士小姐瞪著我兇，「趕快進來了！」

診間的怨氣蔓延，他們眼皮上佈滿黑雲，外面有一些人貼在玻璃上鼓譟，他們指著我罵，兩個阿姨向護士抱怨，下午一開門就來了怎麼這小鬼還先排到？我好像異教徒，他們舉著石頭要砸死我。

我被老媽推進去了，一個女的來抽我的血，我想要閃，但她緊著抓著不放，針筒掉在地上，她又撿起來用。裡面很窄，都是人。我的血被拿走了，她說要去離心。回來的時候拿著鐵盤，上面有三管針，兩支紅的，一支淡黃，她說那是我的血清，要我捲起袖子，然後把那兩支紅色的針筒不客氣地插進我雙手彎曲的關節裡，好痠，弄進去後，她要我兩手壓著不要動，交叉抱著自己，老媽不知道跑哪去了，她又遞給我一支發著紫色光的棒子，頂進我的鼻子裡照。

醫生對我笑，我想出去，但是有東西壓著我的衝動。他看起來好年輕，絕對不像一個五十歲的老頭，帥得像明星，頂著一顆咖啡色的刺蝟頭，尖頭皮鞋，皮膚好光滑，眼睛是藍色的，是變色片吧，但是他用聽診器的時候，露出手上的皺紋像河流溝壑一樣，漫了出來。

他知道我有異位性皮膚炎、過敏性鼻炎、脹氣，八成是老媽先跟他說的，但除了脹氣以外那都是小時候的事了。他問我最近會不會常有幻覺，看到一些不存在的東西，或是胡思亂想，覺得像在做夢，我說不會，這什麼怪問題。他的眼睛好大，睫毛不短，雙眼皮下的瞳孔像洞澈一切的透明珠子，發出微微的光，讓人想一直注視著。

淡黃色的針插進兩邊鼻孔，靠近上方的肉被刺得痛極了，他說要除掉一些礙事的鼻息肉。等我回過神來，他拿出另一支更粗的針，要我拉起褲管，像匕首一樣直直地捅進小腿的皮膚裡，左腳然後右腳。

幹你娘，我大叫，雙腳像被炸開，針都插在穴道裡。

結束了，護士要我離開，但我走不動，我在診所裡大吼大叫，我快死掉，雙腳站不直，軟掉的腿彎彎地撐著。出來的時候，我顧不得四周嚴峻的眼神，他們瞳孔裡都是棒子都是木材，要毒打我燒死我。

天已經好黑了，我們走在暗暗的街道上，路燈一閃一閃，或直接沒亮。我被弄壞了，身上都是針孔，好長的街道上像萬古長夜，猛獸在暗處虎視眈眈，只有診所還亮著，在一片漆黑裡發著光，我什麼話都說不出來，車站好遠，我覺得我走不到了。踢到路邊石頭，跪倒在地上，已經沒力氣站起來，老媽走得很快，在前頭，我只好用爬的，柏油路上都是石子，我的腿被它們磨來磨去，擦出血來但已經沒感覺。

我想起了爺，他還在被困在那，他在等我，我用最後剩下的力氣，百米短跑一樣衝著爬向老媽，扯下她的包，她沒有反抗，讓我翻裡面的東西，皮夾裡沒有爺的證件，我哭了，我說你把爺的卡藏在哪裡給我交出來你快點還給我拜託你。

*

爺的告別式很冷清，什麼儀式都沒有，家屬說一切從簡，是安養院配合的禮儀公司代辦的，在爺身上放小花的時候只有我一個人，蓋棺材的時候也只有我，放進火爐時，師兄要我喊，爺汝緊走，麥予火燒著啊。但我一滴眼淚都沒有流出來，回家，我以為會夢到爺，結果沒有，明天還要上班，我不知不覺就睡著了。